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罪与罚

岳 麟 译

ЕВСКИЙ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罪与罚

岳麟译

ЕВСКИЙ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著;
岳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书名原文: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ISBN 7-5327-3285-1

I.罪... II.①陀...②岳... III.长篇小说—俄国—
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0517号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и томах, т. 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年版本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岳 麟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25 插页 5 字数 436,000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册

ISBN 7-5327-3285-1/I·1921

精装本定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 本 序

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他以创作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长篇小说《罪与罚》是他的一部代表作。

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起阻碍作用的俄国封建农奴制关系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关系正在兴起,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四十年代末,在俄国社会矛盾发展了,尖锐了,因而出现了新的革命组织。当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占有重要的地位。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农奴制的民主思想影响下,一八四七年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他是在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举行的“星期五”聚会的出席者之一。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宣传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思想,激烈地抨击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并讨论举行人民起义推翻农奴制度的问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全盘接受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观点,他在小组会上对社会主义理论发表了怀疑的见解,明显地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概念。一八四九年春天,他和三十九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捕,他被告的罪名是传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了八个月后,他和二十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判死刑,临刑时,获得了宽赦,改判苦役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服苦役四年后,又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五年。他在流放期间,不仅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而且他的思想和心理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跟着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起被冲垮了,他不再相信革命是使人们从被伤害与被侮辱中解放出来的道路,而确信专制制度是不可推翻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虽然起了重大的变化,但他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的所作所为,仍旧怀着强烈的憎恨。一八六二年他曾去西欧旅行,在英、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使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道德败坏,犯罪率剧增,人民大众越来越陷入贫穷和不幸的境地,——这些亲眼目睹的事实使他对资本主义加深了认识,但他同时又害怕革命,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的不可救药的矛盾。

流放生活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又开始写作。

一八六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罪与罚》,小说里明显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这个特点。

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以同情的笔触塑造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下层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的形象,并以彼得堡贫民区为背景,描绘了他们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反映了俄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在彼得堡贫民区的一条胡同里向二房东租了第五层的一间顶楼。他贫穷、饥饿、衣衫褴褛,孑然一身住在这间斗室里,靠母亲从养老金中和妹妹从外省当家庭教师的微薄薪金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由于缴不起学费,他不得不从大学里退学;他很久没有缴付房租,女房东不再供给他伙食。他怕女房东逼讨房租,每次外出,打女房东的厨房门前经过,总是提心吊胆,慌忙逃下楼去,溜之大吉,生怕碰见她。贫穷逼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不与人来往,也不去教书了,谁也不愿意聘请这个贫穷、衣衫褴褛的青年去教自己孩子们的课。他足不出户,成天躺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沙发榻上,为改变他的贫困境况而苦恼着。他想用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方式来反抗社会,改变自己的贫穷境况。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既然在这个社会里受人尊敬的是阔人们、飞黄腾达者和幸运儿,那么,他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什么不试试挤入他们的行列呢。一个偶然的机,他在一家酒店里听到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军官的谈话。那个大学生要杀死一个凶恶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只“吸人血”的蜘蛛,拿走她的钱财去为成千上万的人造

福。这个主意与拉斯柯尔尼科夫苦思着的念头不谋而合,更坚定了他的犯罪念头。

他的荒谬的理论是在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基础上产生的。根据他的理论,所有的人被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活着必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他们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但是不平凡的人不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有权利干一切犯法的事,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是统治者,超人。可是他是什么人呢?他能不能“破坏原则”?他是不是不平凡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地犯法,而良心不会受到任何谴责?最后他就发展到去杀死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实验他是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他首先肯定自己是个特殊的人:“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而是别的东西……当时我要知道,要快些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还是不能越过?……我是只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利……”

拉斯柯尔尼科夫犯了罪后,他的精神崩溃了,与人隔绝和分离的感觉使他万分痛苦,他觉得跟一切人和一切往事好像用剪刀剪断一样截然分离了。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在狂热的信徒索尼雅的规劝下,终于投案自首,去受苦赎罪。他在狱中皈依宗教,相信上帝,使精神再生,开始新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是个小市民,他熟悉贫民区里污秽的小巷和阴暗潮湿的斗室里的贫民生活,对贫苦无告的人们的悲惨命运感同身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中,他首先把都市贫民的悲惨遭遇引进了文学。他是小市民阶层的代言人。

按照小说作者的构思,他所塑造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是小市民的形象,反映了六十年代俄国小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矛盾,小说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

在六十年代,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失去了旧基础的俄国小市民阶层受到了双重压迫: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走向破产;但资本主义的繁华景象、高官厚禄和发财致富的机会诱惑着他们,他们幻想挤入上层社会。小市民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成为

坚定的革命者，而资本主义使他们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与悲惨命运逼使他们寻找解脱被伤害与侮辱的境遇的道路。拉斯柯尔尼科夫用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方式反抗社会，就是俄国小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反映。拉斯柯尔尼科夫幻想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来取得权力，做人类的恩人，做为所欲为的拿破仑式的人物。他的荒谬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的，所以他理想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仍然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但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反抗，对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是有害的，结果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成为杀人犯，走上了毁灭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宣扬人应该受苦、受苦就是赎罪的说教。按照他的说教，拉斯柯尔尼科夫应当抱着和索尼雅同样的信仰去开始新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为谴责拉斯柯尔尼科夫而塑造了温顺、逆来顺受的索尼雅这个形象的。

退职的九等文官马尔美拉陀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者。他在机关里被裁员，再也找不到差事，一家五口无以为生，家里没有吃的和喝的，孩子们几天见不到面包皮。马尔美拉陀夫贫穷潦倒，成天坐在酒店里排遣愁闷，发出“这样的日子活不下去”的绝叫，他喟然叹道：“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時候，你一定得有条路可走！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的前途、地位、财富不是靠诚实的劳动，而是靠伤天害理的手段获得的。马尔美拉陀夫愤慨地控诉了人吃人的社会的不平：“一个穷苦然而清白的少女依靠诚实的劳动能挣很多钱吗？如果她是老老实实的，没有特殊的本领，即便她双手一刻不停地干活，一天也赚不到十五戈比。”在这样的社会里，马尔美拉陀夫一家不能生活下去了。他的长女索尼雅不仅为了养活自己，而且为了父亲一家免于饿死，被逼为娼，每天把用肉体换来的几个卢布默默地放在桌上给继母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去维持一家贫苦的生活。一天，马尔美拉陀夫喝得烂醉回家，在途中被一辆贵人马车的马踩死了。这个被资本主义践踏得奄奄一息的小官吏成了马蹄下的屈死鬼，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死后，他的妻子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精神失常，带领三个孩子上街求乞，因肺病复发，在街上咯血而死。

小说深刻动人地描写了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对马尔美拉陀夫一家命运的描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作者对下层贫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才能对人们的悲痛、苦难和屈辱作出如此深刻逼真的描写,使读者处于千万人受苦受难的悲怆凄恻的气氛中,激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愤怒与憎恨。小说作者一方面再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为贫苦无告的人们指出一条解脱苦难的道路。他只是叫人们容忍和顺从,求上帝保佑,但上帝只能抚慰贫苦无告的人们的心灵,而不能改变他们苦难的命运。小说描写了神父对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所说的几句安慰话,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这些话是何等软弱无力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为贫苦无告的人们找到出路,是因为他不再相信革命,他迷失了导向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的方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和最大的不幸。

小说作者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不仅描写了受苦的、温顺的和逆来顺受的人们,而且也刻划了贪婪的、自私的、卑鄙无耻的和踌躇满志的人们。小说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作了强烈的对照,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并使矛盾和冲突得到尖锐的表现。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和资产阶级律师卢仁是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家和马尔美拉陀夫一家对立的人物在小说里出现的。

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个残酷不仁、卑鄙无耻的好色之徒,尽管他有了偌大一把年纪,竟然对家庭女教师杜尼雅存非分之想。有一次,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在饭桌上向杜尼雅求婚,此事被他的妻子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得悉,于是她醋劲大发,立刻把杜尼雅撵出她的家。虽然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杜尼雅连行李也来不及整理,就雇了一辆农民大车,走了十七里路,才回到了家。杜尼雅离开了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家,但他还是对她纠缠不休,不让她过安静的日子。玛尔法·彼得罗夫娜突然暴卒,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埋葬了亡妻后,马上就赶到彼得堡去找拉斯柯尔尼科夫,以送钱给杜尼雅为名,央求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中说情,让他与杜尼雅见一面。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躲在索尼雅贴邻的一间空屋里,偷听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雅的谈话,在谈话中,拉斯柯尔尼

科夫向她坦白了他杀死放高利贷老太婆的经过，承认自己是个杀人凶手，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就以此要挟拉斯柯尔尼科夫，并威胁杜尼雅，想使之屈服。小说通过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形象，刻划了地主阶级残酷不仁、卑鄙无耻的性格和腐化堕落的生活。

作者同时又用讽刺的笔触刻划了卢仁这个资产阶级市侩的形象。卢仁崇拜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科学告诉我们：你爱人，首先只爱你自己，因为世上一切都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上私人的事业办得越多，也就是所谓完整的长褂越多，那么社会的基础就越巩固，社会上的公共事业也就办得越多。所以为我个人发财，也就是为大家发财”，他无耻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把个人的利益看作唯一的现实的利益，而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自私、吝啬的卢仁一心想讨一个出身贫寒的妻子，因为这样的妻子才会对他感恩戴德，服服帖帖地听他摆布。杜尼雅是个贫苦家庭的姑娘，正是他要物色的对象。所以他与杜尼雅相识后，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去向她求婚。杜尼雅为了哥哥的前途，答应嫁给卢仁。卢仁到彼得堡开设律师事务所，以扩大律师业务，叫杜尼雅和她母亲也到彼得堡去，他只答应替她们托运一只箱子，而其他一切费用都要她们自己负担。杜尼雅开头对他抱有幻想，以为哥哥是学法律的，将来毕业后可以参加他的事务所。但是卢仁在谈话中却表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大学里念书，是否有时间可以在他的事务所里工作，他表示怀疑。他来到了彼得堡后，亲自去找拉斯柯尔尼科夫，以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定会把他尊为上宾，热情地欢迎他。卢仁去看望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一天，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在病中，他对卢仁的到来，不但丝毫没有表示热情的欢迎，相反地，对他十分冷淡，并且鄙视他，对他冷嘲热讽，卢仁因此大为生气，回去后，马上就写信给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竭力挑拨母子和兄妹的关系，信上还捏造事实，胡说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母亲寄给他的得来不易的钱一古脑儿送给了一个下流女人，并且不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去参加他卢仁与杜尼雅和她母亲的会面。要是那天他见到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么一切后果由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负责。

杜尼雅终于认清了卢仁自私、卑鄙的面目，断然和他决裂了。

在这个社会里，索尼雅是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索尼雅自己知道，谁要害她，比害任何别的人都容易，每个人都可以侮辱她，而且几乎不受惩罚。所以他认为，对任何人小心、和气、顺从是可以消灾免祸的。卢仁正是利用她的卑微的地位，诬告她偷窃一百卢布，借此破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誉。如果他的阴谋得逞，他就可以离间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他母亲和妹妹的关系，证实拉斯柯尔尼科夫送钱给那个下流女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就会造成兄妹间的不和，而他可以与杜尼雅言归于好。他的这个诡计被揭穿了，遭到彻底破产。小说通过卢仁的形象，深刻地描写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伪善、自私、吝啬和阴险毒辣的性格特征。

因限于水平，这个译本一定还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79年2月

第 一 章

七月初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有个青年从自己的斗室里走出来，这间斗室是他在S胡同里向二房东租来的。他走到街上，便慢悠悠地、仿佛踌躇不决地向K桥走去。

他在楼梯上顺顺当当地躲开了女房东。他的斗室是一幢很高的五层楼房的一间顶楼，与其说像个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像口橱柜。他的女房东住在下面一层的一套独立的房间里，他向她租赁这间斗室是包括午膳和女佣在内的。他每次外出，得经过女房东的厨房，厨房的那扇通楼梯的门差不多经常开得很大。这个青年每次经过，总觉得又痛苦又胆怯，因而感到腼腆，拧紧了眉头。他应付给女房东的钱都没有付，因此怕见她的面。

他不是胆小怕事，他压根儿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动不动就发火，情绪紧张，仿佛犯了忧郁症。他常常深思得出神，爱孤独，甚至怕见任何人，不仅仅怕见女房东。贫困逼得他透不过气来；可是近来连这种贫困的境况他也不觉得苦恼了。他再也不做自己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事务，他没有心思做了。其实，他毫不害怕女房东，不管她想出什么主意来对付他。可是站在楼梯上听她啰唆一些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日常琐事，逼讨房租，威吓，诉苦，他就得敷衍一番，抱歉几句，说些鬼话——那不行，倒不如学猫儿的样，乘机逃下楼去，溜之大吉，免得让人看见。

可是这一次上街去，他这么怕碰见女债主，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了。

“我要去干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心里思量，脸上泛出怪异的微笑。“嗯……对呀，事在人为嘛，只因为他胆小，才错失了时机……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我很想知道，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新措施、新言论……可是我废话太多。因为我尽说废话，所以我什么也不干；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或许正因为我什么也不干，所以我尽说废话。我是在这一个月里学会说废话的，因为我整天价躺在这间斗室里胡思乱想……甚至想到远古时代。现在我去干什么啊？难道我能干这样的事吗？难道这不是开玩笑？完全是开玩笑；那么，我是为了逗自己开心而想入非非；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对，这或许是轻而易举的事吧！”

街上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所特有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这一切一下子就使这个青年本来已经不健全的神经又受到了令人痛苦的刺激。从那些酒店里飘来一阵阵难闻的臭味，在城市的这个地区里，这样的酒店开设得特别多。虽然是工作的日子，但时刻可以碰到喝醉的人们，那难闻的臭味和喝醉的人们把这个景象令人厌恶的阴郁色彩烘托得无比浓郁。有一忽儿工夫，在这个青年那清癯的脸上闪现了一下深恶痛绝的表情。顺便介绍一下：他面貌俊秀，有一对漂亮的乌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等以上身材，癯腴适中，体格匀称。但不久他仿佛陷入了深思，甚至说得更确切些，好像有点儿出神。他信步走着，不再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再看了。有时，他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因为他有独白的习惯，此刻，他自己也承认有这个习惯。同时他又意识到，他有时思想混乱，而且感到身体瘫软乏力：他差不多已经有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他衣衫褴褛，如果换了别人，即使一向穿得破破烂烂，也羞于在白天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上街。可是在这个地区里，衣服是难以引起任何人惊奇的。因为干草市场^①近在咫尺，妓院栉比鳞次，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区的这些街道和胡同里的居民们多半是工厂的工人和手工艺

① 干草市场是彼得堡的一个广场，本书的情节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展开的。

匠,有时就有怪模怪样的人们在这个地区里出现,所以遇见一个这种模样的人就大惊小怪,那才怪哩。可是这个青年满腔怒火,鄙视一切,所以他在街上丝毫不觉得自己衣服破烂是可耻的,虽然有时他那年轻人的敏感性很强烈。如果遇见熟人或者旧同学,那是另一回事,说真的,他压根儿不喜欢碰见他们……可是,这当儿,有个喝醉的人坐在一辆套着一匹拉货车的高头大马的笨重的大车上,不知何故被送往什么地方去,打街上驶过。当大车驶过这个青年身边时,那个喝醉的人突然向他叫喊起来:“嗨,你啊,德国制帽工人!”——他扯着嗓子叫喊,并向青年指指——这个青年突然站定了,手哆哆嗦嗦地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是一顶圆形高筒帽,在齐默尔曼帽店^①里买的,可是已经破旧不堪,因年久而褪尽了颜色,破洞累累,污迹斑斑,没有宽檐,歪戴在头上,构成一个不成形状的角度。但他并不觉得害臊,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甚至像是一种恐惧的心理。

“我早就知道了!”他惶窘地嘟哝说。“我也这样考虑过!这糟透啦!这样的糊涂事情,或者一个细枝末节,都会破坏整个计划的!的确,这顶呢帽太惹人注意了……一顶样子很可笑的帽子嘛,所以它引人注目……我那破烂的衣服得配一顶制帽才好,哪怕是一顶薄饼样的旧制帽,只要不是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就行。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里外就会引起注意的,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印象……重要的是,以后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印象,那是一件确凿的罪证。干这种事,必须尽可能少惹眼……事情很小,但细节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细枝末节也常常会破坏全局的……”

他不必走很多路;他甚至知道,从他的房子大门口到那儿有多少步路;总共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在胡思乱想中,竟把这段路一步一步地数了一遍。当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幻想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只是这些幻想中那个荒唐的但却富于魅力的大胆行为打动了他的心。现在隔了一个月,他开始有新的看法,尽管他独个儿自言自语着,嘲笑自己的无能和缺乏决心;但他不知怎的甚至已经不由得习惯于把这个“荒

① 开设在彼得堡的一家帽店。

唐”的幻想当作自己的一个计划，虽然他还是缺乏自信。现在他甚至要去试试这个计划，他越往前走，心里越发慌。

他走到一幢最大的房子跟前的时候，心揪紧了，每根神经都战栗起来。这幢房子一边的墙临河，另一边的墙临街。房屋被分隔成许多小房间，住满了各色各样的人：裁缝、铜匠、女厨子、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出卖灵魂的姑娘和小官吏等等。所以，这幢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常常有很多人出入。这里有三四个看门人。这个青年没有碰见一个看门人，心里很满意，立刻悄悄地溜进了大门，往右边的一条楼梯跑去。这条楼梯又暗又窄，是一条“后楼梯”，可是这条楼梯他已经熟悉了，察看过了。他很喜欢这儿的环境：在这么一个阴暗的地方，甚至东张西望也不会引起注意的。“如果我眼下就这么害怕，一旦我真的干起来，那会怎样呢？……”当他上四楼去的时候，不由得想道。在这儿，有几个退伍士兵模样的搬运夫拦住了他的路，他们正在从一套房间里搬出家具。他早已知道，住在这套房间里的是一个有家眷的德国人，一个官吏：“那么，这个德国人现在要搬走了；那么在四楼上，在这条楼梯和这个平台上，往后有一个时期，只有老太婆的寓所里住着人。无论如何……这很好……”他又想起来，一边拉老太婆的寓所的门铃。门铃发出一阵轻微的丁当声，仿佛这个铃是白铁制的，而不是铜制的。在这种式样的房子里，像这样的小住宅差不多都装这种门铃。他已经记不起这种小门铃的响声，现在，这种异样的门铃声仿佛使他忽然清楚地想起一件事来……他突然哆嗦一下，这会儿他的神经太脆弱了。不多一会，门闪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妇人显然怀疑地从门缝里打量着来客，只看见她那对小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芒。可是，看见平台上有很多人，她胆壮起来，这才把门开大了。青年跨过门限，走进一间用板壁隔开的阴暗的前室，前室后面是个小厨房。老妇人默然站在他面前，表示问意地打量着他。这是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约摸有六十来岁，一对小眼睛目光尖利而又凶恶，鼻子又尖又小，头上没有包头巾。那淡黄色的、有点儿斑白的头发用发油搽得油光光的。她那如母鸡的脚一般细长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虽然天气炎热，那件穿坏了的、发黄的毛皮短披肩还在她肩上晃动。老太婆不停地咳嗽、呼哧。大概这个青年用

异样的目光瞥过她一眼，因为那怀疑的目光突然又像刚才一样在她的眼里闪了一下。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月前上您这儿来过，”青年赶忙嘟嘟囔囔说，半躬着腰，因为他想起来，态度应该和气些。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口齿清楚地说，她那怀疑的目光还是没有从他的脸上移开。

“这会儿……我又是为了这样的事……”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往下说，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老太婆的怀疑使他感到惊奇。

“也许她常常是这样的，那次我没有注意到罢了，”他快快不乐地在心里寻思。

老太婆一言不发，好像在深思；接着让到一旁，指指房间的门，让客人先进去，说道：

“请进吧，先生。”

青年走进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糊着黄壁纸，窗口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薄纱窗帘，这时夕阳把房间照得很明亮。“那么，那时阳光也会照耀得这么明亮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头脑里仿佛不由地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他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扫了一眼，想尽可能察看一下，记住它的布置。可是房间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摆设。家具都是陈旧的，黄木制的：一张有高高的弓形木靠背的长沙发，前面摆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靠窗间壁是一只有一面镜子的梳妆台，两边墙跟前摆着几把椅子，墙上挂了两幅装在黄色镜框里的极便宜的油画，画的都是手里捉着鸟儿的德国少女——全部家具就是这几样东西。在角落里，一幅不大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一切都纤尘不染：家具和地板都抹得亮晶晶的；所有东西都很光亮。“丽扎韦塔干的活，”青年心里想。整个寓所里都看不见一丝灰尘，“只有凶恶的老寡妇的家才这样整洁，”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暗自想，一边好奇地斜眼看看挂在第二个小房间门前的那幅印花布门帘。在那个房间里摆着老太婆的床和一口五斗橱，他还没有往里面张望过。这是一套只有两个房间的住宅。

“您有什么事吗？”老太婆厉声问，一边走进房间里来了。她照旧站在他面前，以便面对面地看他的脸。

“我带来了一件押品，您瞧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镌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制的。

“上次的押款已经到期了。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在两天前满了。”

“我会再付给您一个月利息的；请您宽限几天。”

“先生，宽限或者现在就卖掉您的押品，这都由我作主。”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这只表值钱吗？”

“先生，你拿来的东西都不值钱，这只表也不值几个钱。上次那只戒指我给了您两张一卢布的钞票，可是花一个半卢布就可以在珠宝店里买个新的。”

“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会来赎的，这是我父亲的表。我不久就会有钱。”

“如果您要抵押，一个半卢布，预扣利息。”

“一个半卢布！”青年突然叫喊起来。

“随你的便。”老太婆把表还给他。青年拿回表，心里很气愤，本来想走了；可是一想到他没有别的路子，而且他上这儿来还有别的目的，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

“拿钱来吧！”他粗声粗气地说。

老太婆一边把手伸入口袋里摸钥匙，一边往门帘后面的那个房间走去。青年独个儿站在屋子当中好奇地侧耳谛听着，心里转着念头。他听见了她开五斗橱锁的声音。“大概是头一只抽屉。”他想。“那么钥匙是藏在她右边的口袋里……所有钥匙都串在一只钢圈上……有一把钥匙最大，比别的钥匙大两倍，带齿的，这当然不是开五斗橱的钥匙……那么一定还有一只什么首饰箱或一只小箱子……这必须弄清楚。小箱子的钥匙都是这样的……不过这是多么卑鄙啊……”

老太婆回来了。

“先生，钱给您：一个卢布的月息是十戈比，一个半卢布的月息应是十五戈比，预扣一个月利息。此外，以前借的两个卢布按同样的月息计算，应扣二十戈比。所以，共扣除三十五戈比。您那只表，我现在还应该找您一卢布十五戈比。钱请您收下。”

“怎么！现在只剩一卢布十五戈比啦！”

“一点不错。”

青年不想争论，把钱收下了。他望着老太婆，并不急于要走，仿佛还要说句什么话，或者干一件什么事；可是似乎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过几天，我也许还要拿一件东西来向您抵押，是一只银制的……精美的……小烟盒……我从朋友那儿拿回来，就……”他心慌得说不下去了。

“先生，咱们到那时候再谈吧。”

“再见……您常常独个儿在家里吧，令妹不在家吗？”他一边往前室走去，一边口气尽可能随便地问。

“先生，您问她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我不过问问罢了。可您马上就……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慌张地走了。他越来越发慌。下楼的时候，他甚至好几次站定，仿佛有一件什么事突然使他吃了一惊。他终于走到了街上，感叹地说：

“天哪！这是多么可恶啊！难道我……不，这是胡说八道，真是荒唐透顶！”他断然补充说。“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念头？我的良心竟能干这种坏事！这到底是卑鄙下流的，可恶，可恶！……我足足有一个月……”

但是他没法用言语或者感叹来表达自己的不安。一种无限厌恶的感觉还在他上老太婆那儿去的时候，就开始使他的良心感到难受和不安了。现在这种厌恶的感觉这么强烈，而且这么显明，他甚至苦恼得不知怎样才好。他在人行道上踉跄地走着，像个醉鬼，没顾到来往行人，跟他们撞个满怀，等到他走到了下一条街，这才清醒过来。他朝四下望望，才知道他是站在一家酒店附近，上这家酒店去，要从人行道上跑下一条通到地下室的楼梯。这当儿，恰好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从酒店门里走出来，他们互相搀扶着，边骂边爬上街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假思索，立刻就往下跑。他从来没有进过酒店，可是现在他头昏目眩，渴得难受。他想喝凉啤酒，尤其他认为突然感到全身瘫软乏力，是由于肚子饿。他在一个阴暗而肮脏的角落里靠一张桌面发粘的小桌坐